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國子祭酒邢讓請鑄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門外永爲遵守從之○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罷兩廣提學官以他官兼之以兵火之餘人物凋弊也○定在京官廕子例

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許蔭子孫一人入監

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

山都掌蠻

卽今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暑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

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窅幽暗不可入。空洞圍守。月餘賊歿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科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

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誠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上嘉納之。

復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景泰初。于謙選三大營精銳。立十二團營。操練天順初。罷之。至是復立。始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効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

十二團營。蓋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罷南京守備叅贊官。○召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致仕。時年八十四矣。○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勣戰敗。死之。○英宗睿皇帝實錄成。○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九月陞巡撫宣府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徙縣於固原。○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以武靖伯趙輔輔爲總兵。都督王瑛

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發豬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也。然邊境亦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翱卒。

翱歷仕五十二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

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謚忠肅。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杖闕下。調外任。

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
事。海宇治安。內廷然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
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
聖。孝養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
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於是三人同上培養
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遺郎中韓
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
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
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

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懼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煙火之樂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虜毛里孩包藏袖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

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邇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孟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靡麗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

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入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章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莊景桂。陽判官。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改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戩封長寧伯。諸子皆

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討爲莊田周彘又欲冒
奪真定武強等縣民田勅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卽按
頃畝韶至真定統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
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
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
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
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
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
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
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
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有間二歲而收者所

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常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族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

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政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千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硠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澆。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鹵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下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懇地

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
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
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
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
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
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况聖朝卜世無彊。法當
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
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
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
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
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

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使非郕王繼統則禍亂何由而平先帝復辟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典禮欲勅禮官集議追加謚號事下禮部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
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
郕王卽帝位改元景泰綠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卽
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
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
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王少困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
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
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

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
民彝物則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
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
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謠
之言一加邠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
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
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
之人所行之事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
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
大夫板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
月而削公卽位正大倫也邠王之卽位內承國於何君

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扳已以立而遊立耳律之隱
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是故昌邑王旣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旣廢未
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
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郈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
閉此非郈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
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郈王有疾陳
循自合逃請先帝復位郤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
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
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

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
尊顯於元年者賞其遜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罰於後
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卽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
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
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
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尊禮邲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
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
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
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
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虜酋亂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帥

師御

是年訖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訖加思蘭爲太師

李孜省爲上林苑監丞

李孜省江西人爲吏犯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師以符水夤緣入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部侍郎禹安相結守隨還朝卽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右副都御史林聰陞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林鶚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仲昭

爲本寺右評事莊景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幸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已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猥獍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改

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

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內閣陳文卒

文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

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旣遜于重罰然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恬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

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固原參將劉清指揮馬傑以求索激土胡滿四反。復與戰。敗績。逮寧遠伯任禕、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下錦衣獄。○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起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會討滿。○伏羌伯毛王進攻滿四。敗歿。○項忠、馬文升言擒滿。因檄送京師伏誅。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聚惡。

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卽解。數日。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見。有衆二萬。延請勅鎮守。問激變故。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任璠。廣義伯吳琮。巡撫陳介。皆敗。都指揮賈良。死。兵部請合陝西延綏寧夏二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及至。以都督劉王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玉。運命先登。敗死。賊益張言。

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恐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

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輒言。忠足辨滅賊。觀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計擒四。十二月捷書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周四反。以為無奈。清傑侵削我也。四等凌遲。

五月京都大旱。○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太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疏曰。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為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
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
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嫫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由
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
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
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
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
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
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
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

所憊忌。此仁宗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
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
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
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
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
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耀。
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禮部尚書姚
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
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
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
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

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
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
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
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廢命。則婦道全
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
尊。尚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
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
一。作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
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
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
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

月
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
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
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
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
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
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略召詢問。以爲臣等所
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屢
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
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
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必執之者。
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志。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於皇太后。並合于裕陵。並享于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

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于皇太后而益于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塋于左。皇太后萬年之後塋于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于其間。而謂薄於此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之號。悔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卽同。

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
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
之論。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
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
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
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
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
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
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
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
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上以

孝肅太后故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故在位逐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許。

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始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敵爲江西按察使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提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平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啟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陸陸御史趙啟

爲江西按察使。敵巡按江西御史。值歲旱荒。戶部請勅
敵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冊宮。萬氏爲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上東宮。謫習苒媚。至是冊爲貴妃。
尊寵居昭德宮太監。及英常其宮事。妃父貴授都督同
知。元通爲臨長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禮侍萬
安。以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上希進者。羣趨其門。是
年秋。彗星見掃三台。時儲位久虛。內閣彭時上言。省疏
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略三名均
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

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奏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湯武等縣皆有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實關人事。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脩其職也。今蝗蝻爲患於河南者，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致上天，以此譴告耳。況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歲荆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今又勘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其數益多，乃復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醜諸營建而飛蝗盡絕。

此真宗能修德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災爲可畏。以地方爲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巳巳彗星昏見西南方。○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納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

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
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
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於中宮
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
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
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
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
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
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
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爲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饒之奏不

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
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
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
乞罷征稅之務祭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
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
之齋醮而西者則置邑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資隆厚
出於佛經三月五日吾乞董去法王等號祭回本國追回
賞賜以優護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修齋又言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資無節
用者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
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

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會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卽擬行之。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良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會官廷鞫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禮部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瀕

黜用答天意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復具
疏於御前而進姚夔程信商輅皆乞休不允馬昂准其
致仕黃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餽非
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
旻等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部議
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上達於寧夏并涼
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
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肉毛
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
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

招工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

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
圖方路。欲守則飾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
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
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
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
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
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
市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監生從之。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任
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其於恬浪者少。本

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命考察兩京官員

以京師地震妖星示警。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吏科給事中毛志上言。各堂官朋姦欺蔽。虛應故事。乞明

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上謂考察事已處置矣。但
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嚴加考覈。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
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輅力
求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
有言官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四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滅。○
以薛遠爲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左副都
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以星變論劾南京守備朱儀

尚書李賓等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
按之

楊智等言妖書示警災異迭至非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范理大理少卿金紳皆當嚴加黜責庶足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葉盛往按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亂加思蘭入榆林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陞南京大常少卿陳俊爲戶部右侍郎○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

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珣傳奉方寯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勅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吏科給事中沈璠等題稱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上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

定中書舍人陞進之格

中書舍人黃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給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調御史邵有良爲四川蒲江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用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己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任璿吳琮陳介俱謫戍劉清馬傑伏誅○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奏罷九十六員命葉盛毛弘體勘來聞時盛弘性南京按事因以命之○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冕爲吏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秉入吏部崔尹爲侍郎不相能會星變秉同都察院考

察京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覲黜退者眾。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秉於臺省。於是給事中蕭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請請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書陸師會六部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與使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言彥莊指實。因奏彥莊以劉璧吳遠馮徽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以璧等三人對。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時劾山西布政丘陵河南布政孫遇。江西提學李齡。俱誣枉。陵亦劾許彥莊。而諸御史又䟽言大理卿王縻謀入吏部。彭時為之內主。彥莊縻姻家。彥莊劾秉之䟽。縻

所授也。乃命會官廷鞫。彥莊坐奏事不實。落四川永寧驛丞。彭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尚書。尹陳左代。崔葉陞右代。尹彥莊至允。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糾罰過重爲怨。家所殺。州首快之。

二月設國子監

總督師。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國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應爲上達巢穴。外爲比鄰。出沒于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營。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晚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部議

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調用罷黜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有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等罪命繫之
○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葉盛毛弘奏報章綸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問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

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于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擬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被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敵。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

吉過惡條陳。敵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讎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

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五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猶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

得先入。未幾，秦暴疾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李乘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堅，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已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溢、陞刑部右侍郎。○秋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學士劉定之卒。○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令待勘區處。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有

聖諭俞允中外懼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玠聖夫人劉氏履蒙給賜田地。今彧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豁墾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上所
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南京翰林脩撰羅倫致仕。○冬十月以丘濬爲翰林

院學士○十一月調吏部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南京部屬
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吏訐
其受賄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
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
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
爲計上以雲等旣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
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旣而都察院擬
罪例贖杖還職上命調雲等于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
慶等遣爲民。

十二月無雪

內閣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譴

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倍尅太甚。而獻玩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

分台州黃巖地方設太平縣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以平江伯陳銳爲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是年及經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曾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

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乃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丁亥河南地震○兵科給事中郭鏗論劾禮部尚書鄒幹等置不問

兵科給事中郭鏗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

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劾幹等卽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桑穀生庭雉雉辨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修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皇上踐祚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

甘露譖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修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政郭鐘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二月晉王嫡長子奇渥奏留私自淨身二人命卽以其人送京○命刑部侍郎曾鼐等巡視浙江等省地方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

趙致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為巡撫者奏上。命曾疊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致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篔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翰林編修陳音請擇儒臣講學。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不報。

翰林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

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立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片有。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於未昏。朔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勅四川鎮守三司官節制進貢諸夷。

勅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

安禮法在途生事。攪擾軍民。今後烏思藏地方止許照
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聞教。闡化輔教各王名
下。每三年各許差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俱從四川舊
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長河西董下
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十六人或一百人來貢。松茂
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十六人來
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面照烏思藏例。每三年許三
二十人來朝。勅至爾等除成化六年已起送赴京外。以
後若遇烏思藏進貢之期。務要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
番僧人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的當官員一
員親詣本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果有番王印信

番字文皆是實方與辯驗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十
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論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定舊
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辯驗明白蓋數差人送至都司
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上韓胡等處每
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辯驗申送三司
會同審實每處量為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審
出詐冒之人即將經該官吏提問發落今特降勅差通
事齋捧前來至日即令督都司差委的當官舍同齋至
入番邊境土官衙門轉令選差慣曉鳥思藏路徑之人
齋與贊善等王令遵依勅旨而行爾等其欽承無忽
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

每計起利徙之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其議謂自古為河南思益以水勢瀟漫遷徙不常復置則此於軍民隨處開墾遺隙之地以給口食以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女直僭號結王府官核繫指為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便得封界至占取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軍民舍餘俱終身論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陰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

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征歛日重。民迫于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榆林糧草。戶部覆令有司依期完納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羗。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

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拆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征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嘗聞備兵延綏者云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

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寅緣通顯邊敵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年乃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觀禮制退則從遊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

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言已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得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兵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餓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曰荒歲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卯

孝宗皇帝生於西宮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上

令紀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瘖報示非胎也而屬門
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禦却之
○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鐔星○
浙江布政張清罷

巡撫浙江刑部侍郎曾疊奏罷布政張清清四川巴縣
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清奉職廉謹
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
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
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晚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巳亥晚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糴錦衣弭盜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庚子晚刻金星犯左執法○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陝西虜酋李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廣西斷藤峽。殘賊夜入廣東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三覆奏凌遲罪人張元吉詔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
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
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
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冬十月毛里孩七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令國
子監監生歸籍聽取。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聚京師。米價騰踴。吏
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戶科
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食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徒。
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官職。

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
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
書陸瑜上議。以爲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速宗順等數人
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
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
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保定俱被災傷。救以不贖。焉
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
省。以節民力。從之。○先是彭時等請糴太倉粟。時權貴
乘機多糴。倉粟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禁之。比糴惟許
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交收運官分派
官軍轉運於天津通州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
間巡撫周忱議將民運糧俱至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
與官軍轉運是爲兌運至是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
赴江甯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自兌
運變爲長運爲一代良法

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設湯溪縣○二月復設
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丁卯曉刻月犯羅堰星○命彰
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
師以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

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旣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

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是歲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爲亂，忠以右都御史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遺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屍江許。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時有作

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三月有星孛於天廟○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設汀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屬官於直隸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

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許典簿王允祭其事
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
據時所奏交章劾之詔許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
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
文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論軌贖爲民
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業
以山東布政雷復爲禮部侍郎翰林修撰耿裕爲國子
業

時侍郎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
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
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使可任祭酒裕與修撰

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勉俱師範可遵。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旣用復祿。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弭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

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英宗睿皇帝聖旨臨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如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

皆是。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爲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剛。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

夏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六月。程信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秋七月。命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八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二十一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
若莊令典民咸賴之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
以一週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等修舉預備之政勅
至爾布政司按察司各官即督同各府州縣正官
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
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贓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
及令囚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留內借撥
或於各里上中戶稅糧內米正糧一石另勸米麥共五
升或有可行從宜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廩不
敷收貯亦須量爲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
半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看倉

大戶老人於附近里分。僉點放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許濫設。敢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插和糠粃沙土。實收虛放。侵欺作弊。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拿問。治以重罪。其軍衛屯所。原設有預備倉。爾都布二司。掌印官一體督同衛所正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爾三司并府州縣衛所。該管官員。務要遞相督率。十分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應故事。如違。許巡按御史通行糾舉。應拿問者。就便拿問。應奏請者。奏奏究治。爾等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勅。

閏九月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命工部右侍郎

李漸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滄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顯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歿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半俸。嗾寅奏劾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

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聽貪酷。黜爲民聽。不服守禦。千戶所將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委牟倬等執聽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聽與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卽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聽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比受賊枉法例充軍。聽以被倬等構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詳辯不已。上以聽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聽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

命卽如所擬處決。刑部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廷美坐勤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隆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譖以聰嘗箠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

萬貴妃所產也。○慧出軒轅。

詔曰朕以涼德祗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冀臻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彗見天東。光芒西指。仰觀玄象。

祗懼實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府庫之財。與營繕頻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有一於此。悉朕之過。方圖齋沐告天。改過修德。以消變異。而爾文武羣臣。皆居官食祿。以輔朕者。何不痛自修省。與其有背公徇私。怠廢政事。宜速改勵。修庶政。以匡朕之不逮。凡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有可張弛興革者。爾文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停當以聞。務在切實可行。庶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勉之。懍之。○內閣彭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三罷佛。

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
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
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
草場。減退豪勢。庄田嚴有司。掎剋之禁。○時廷臣陳言
皆謂君臣懸隔不通。請常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亨
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
見。以是內臣難於讚拒。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
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
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
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以慰安之。上曰：卿卽傳旨與該部。萬安遽呼萬歲三箇。遂同叩頭。命光祿寺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譏誚。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恟恟。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得旨戶兵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淮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直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人以助守。便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

諡曰悼恭。

○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

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

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艤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

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邈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極垣郎位星○巳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

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陳五事。一曰正宮關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要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警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
國所以養人賊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
心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
則貪風愈盛未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
齟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庶無爲下民之
害從之